



吕芳诗小姐

残雪 著

CS

湖南文艺出版社

万戈戈

雪



吕芳诗小姐

残雪 著

CS
湖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吕芳诗小姐 / 残雪著.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9. 2
ISBN 978-7-5404-7901-5

I. ①吕… II. ①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000202号



吕芳诗小姐

LV FANGSHI XIAOJIE

残雪 著

出 版 人: 曾赛丰

责任编辑: 陈小真

责任校对: 黄 晓

装帧设计: 弘毅麦田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湖南省长沙市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 410014)

网址: www.hnwy.net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众鑫印务有限公司

版次: 2019年2月第1版

印次: 2019年2月第1次印刷

开本: 880 mm×1230 mm 1/32

印张: 10

字数: 223 千字

印数: 1-8, 000

书号: ISBN978-7-5404-7901-5

定价: 45.00元

本社邮购电话: 0731-85983015

若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目录

第一章	001
地毯商曾老六的奇遇	003
新疆之行	007
魅惑	012
新空间	022
乖巧的小龙	035
第二章	045
吕芳诗小姐对曾老六先生的印象	047
“独眼龙”	050
曾老六的命运	055
闹市中的“公墓”	060
“独眼龙”和吕芳诗的约会	071
情夫之间的约会	077
吕芳诗小姐关于海景房的假想	084
临终的告别	090

第三章 095

“红楼”夜总会的妈妈 097

吕芳诗小姐对“红楼”夜总会和妈妈的看法 ... 106

记忆的压迫 111

琼姐失踪后 119

继续糜烂的生活 126

都市中的原始森林 135

第四章 147

集体迁移 149

T老翁的坟墓 157

有关京城梦想 1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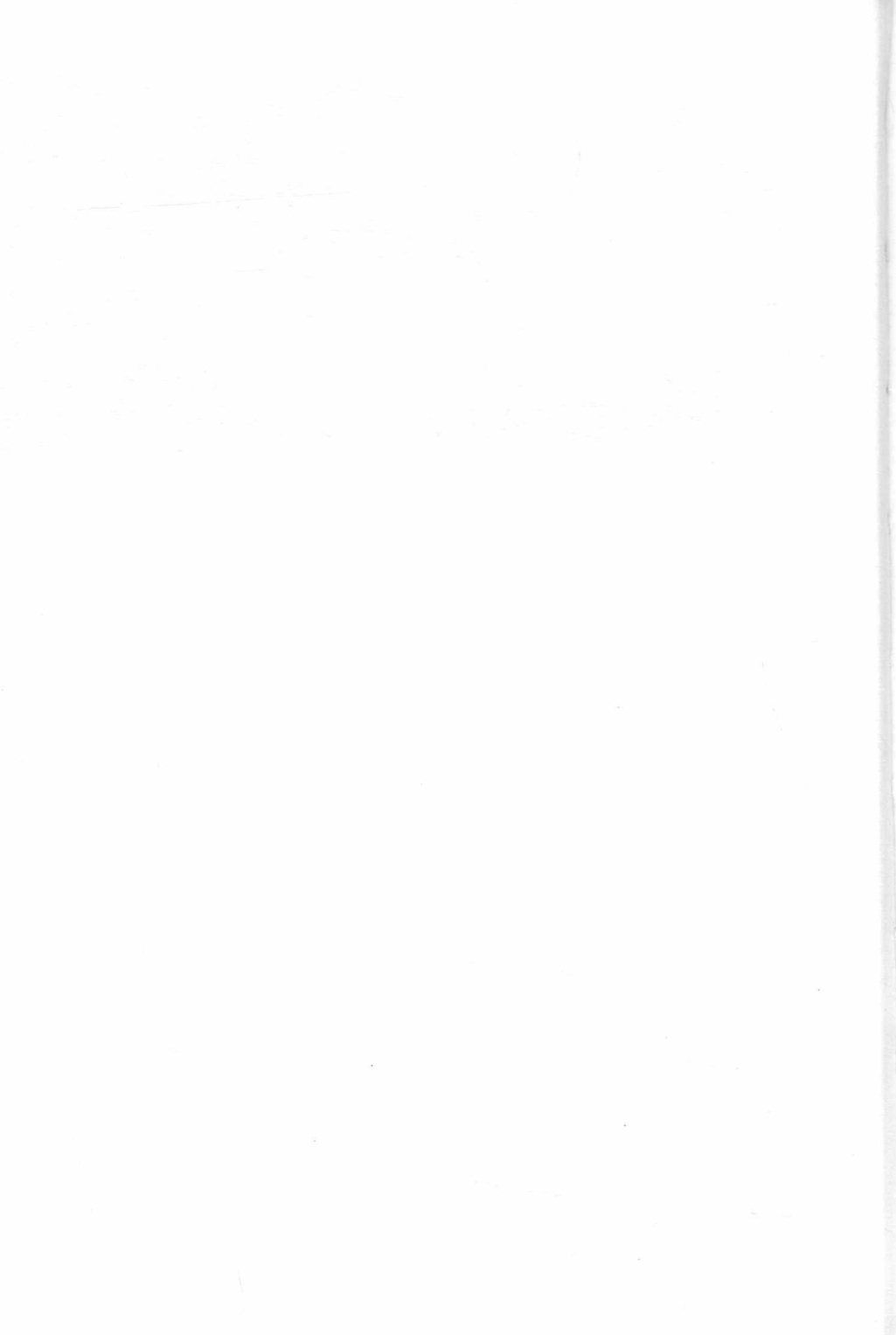
重逢 177

一个电话 185

第五章	197
五金商 D 的佣人	199
小保安的深情	206
吕芳诗小姐陷入重围	214
钻石城老爹的朴素生活	221
小花的爱情生活	227
差异	233
曾老六的钻石城之旅	242
第六章	253
恐怖舞会	255
曾老六的挣扎	257
情感升华	259
蜕变	263

东山再起	266
诉衷情	270
新启示	275
巨大的舞厅	279
煎熬	285
陷阱	289
欢乐谷的游戏	293
遥远的爱	294
永恒的“红楼”	297

第一章



地毯商曾老六的奇遇

曾老六并不是一个老头，他是一个三十七岁的老青年，在京城开了一家经营艺术地毯的公司，生意还不错。他店里的货都是到新疆去收来的纯羊毛地毯，地毯上的图案奇奇怪怪，独特的色彩令人过目难忘。

曾老六雇了一些漂亮的女孩子，让她们背着一些小块样品打入城里的高级宾馆和有钱人家里。女孩子们又泼辣又伶俐，像一些攻无不克的小坦克，所以曾老六的事业进展很快。

曾老六早年被他那一对知识分子的父母送进名牌艺术院校去深造，但后来半途而废，成了家中吃闲饭的。再后来，他就慢慢地将自己打造成了一名地毯商。曾老六很喜欢他雇的这些女孩子，一律以绅士风度对待她们。这些火辣辣的女孩在一起时议论说，老板有点“性冷淡”。大概因为他三十七岁了还不结婚，也不曾同她们当中的任何一位有暧昧关系。

但是曾老六的确有一位固定的女朋友，他有时也会将她带回家来，他的家就在他的铺面的楼上。这个女孩在“红楼”夜总会做性工作者，她个子高挑，长得非常漂亮，她有个美丽的名字叫“吕芳诗”，这个名字是她的真名。曾老六的样子很普通，属于那种不太丑也不太好看的类型，但是每次当他一米七的个头立在吕诗芳的旁边时，他就会觉得自己有几分自信了。看来他的确被这个做小姐的女孩迷住了。

他还记得他第一次去“红楼”的情景。那里像一个大闷罐，彩色的激光如群蛇乱舞。他不会跳舞，就坐在长沙发上不动。过了几分钟，就有个女孩向他扑过来，将他压在了她的身下。“我叫吕芳诗，我用的是真名，这个夜总会里的小姐只有我用真名。”她说完这几句话就用热吻堵住了他的嘴。曾老六开始有点吃惊和不习惯，后来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当然他自己并不完全是被动的，要不他去那种地方干什么呢？他只是没料到自己会在舞池旁边性交。事后他只回想起一个细节：吕芳诗没有喝酒。她说她干这种事的时候从来不喝酒。“我总是很投入。”她说这句话时声音有点颤抖，暴露出曾经有过的冲动。她从曾老六手中接过钞票，点好，塞进长丝袜里头，然后就头也不回地消失在那些扭动的猛男猛女当中了。曾老六想，也许她还要去物色下一位顾客。那么，她是如何看上自己的？还是她见人就上？这些疑问只是从曾老六脑海里一闪而过，他不是一个喜欢深究的人。

过了不到一个星期，曾老六又去“红楼”了。他为自己的这种欲望有点害羞（他是比较规矩的老派男子），又有点自豪。在灯光和烟雾中，他对那位“妈妈”说：

“吕芳诗。”

三十多岁的妈妈将他带到一间很小的封闭的房间里，让他在那里等。“要不了多久，她干活很利索。”她将房门带关后离开了。

曾老六像傻大哥一样坐在窄窄的沙发凳上，一会儿工夫那两盏灯忽然出了问题，闪烁了几下居然黑了。曾老六不耐烦地站起来走向房门，将脑袋伸出去张望。不但妈妈已经不在对面的柜台后面，昏暗的走道里也没有一个人，看了半天，只有楼上不时传来一阵阵急骤的脚步声。曾老六心底升起不祥的感觉，他隐隐约约地听说过“红楼”敲诈顾客的事。他想退出，当他去推走道上的那张大门时，那玻璃门居然从外面闩上了！冷汗从他额头上冒出。他背着手，在昏暗中来来回回地走了几轮，最后决定还是回到那个小包厢里面去。他对自己咕噜道：“死猪不怕开水烫，我就这个样……”

思想一通，害怕也自然而然消失了。他在漆黑中待了一会儿，居然生出了睡意。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就倒在那张沙发凳上睡起觉来。他还做了一个梦，在梦里，吕芳诗带了一个男的进房间来，要他去隔壁等，说他俩要用这个房间。他起先很惊讶，后来也不知怎么的，稀里糊涂地就去隔壁了。隔壁是一个更小的房间，连房间都不是，是一个死角，而且没有灯，站在里头转身都困难。更恐怖的是，头顶降下一个粗粗的棕绳圈套，而他，不由自主地将脖子伸进去尝试了一下，吓得发出怪叫。

他醒来时已是凌晨，整个“红楼”里头静悄悄的。他像贼一样溜到外面马路边，找到自己的车，一溜烟开回了家。在车

上回想起夜间的荒唐事，他还不由得笑了起来呢。

后来，当然，他见到了吕芳诗小姐。他们出了“红楼”，来到一家临海的旅馆，面对大群的海鸥翻云覆雨。那一回，吕芳诗小姐将一句话说了三遍：“我就是喜欢你这一种，哈！”然而他听了这句话并不满足，反而焦虑起来。

吕芳诗的服务态度特别好，无可挑剔。每一次服务带给曾老六的感觉都是畅快淋漓，而且事后令他精神焕发，仿佛重新找到了生活的意义。曾老六同她交往好几年了，她也从少女变成了成熟女性，但那种感觉的浓度一点也没减少。曾老六不止一次地问自己：“这是不是感情？”他对此没有把握。有一次，他在新疆进货时遇到劫匪，被绑起来关在一间茅屋里。三天三夜，只有蒙面人一天给他喂一次水。他就是靠着对吕芳诗小姐的想象度过那地狱般的煎熬的。奇怪的是那种想象里头又并没有性的冲动，只有一种没来由的激情。两个身体紧紧地缠在一起，汗水交流，痛苦不堪，内心却无比振奋。被解救以后好久，曾老六还时常回忆那奇妙的瞬间。有一回他忍不住就问吕芳诗：“我觉得那绑匪头子好像认识你？”吕芳诗圆睁着美目，心神恍惚地回答他：“也许吧，我交往过的人太多了啊。”

同吕芳诗小姐的交往常有痛苦，这痛苦都是曾老六自找的。吕芳诗是当红美女，找她的人自然不会少，曾老六必须遵守行规排队等候。这排队的时间或长或短，有时一个星期，有时两个月。在没有把握的等待中，在一次又一次落空的打击下，曾老六常常觉得自己快要发疯了。他也尝试过去另外的夜总会找别的小姐，但几乎每次都是白开水，其间他还阳痿过两次，很丢面子。吕芳

诗并没有对他施诡计来控制他，她说她惦记他，可她就是太忙，她是个敬业的女人。“难道可以不享受生活？”她朴素地对他说。于是曾老六就理解了她。可是到了下一次的等待期间，他仍要发疯。他为了这个女孩子，已经弄得有点神经衰弱了。

曾老六店里的总管林姐将他俩的关系看在眼里。她曾对他说：

“干脆将吕小姐娶到家里来吧，你也算个有社会地位的人，她应该会同意。”

曾老六哈哈大笑，说：

“我？就凭我这副样子？你真是太小看吕芳诗小姐了啊。”

“那么她要找什么样的人？”

“她？她谁也不找，只有我们找她！”

“啊，我明白了。我觉得你现在应该去新疆，地毯的美丽色彩会治好你的心病。你相信我吧，我是过来人。”

新疆之行

那一次，曾老六还真的坐上飞机去了新疆。旅途中他晕晕乎乎的，老觉得要出事。下了飞机他就去了他以前被绑架的郊区，找到那间茅屋。他这才发现茅屋很大，里头放了一台织机，一位老妇人站在织了半截的地毯旁边。

老妇人有点像维吾尔族人，但是会说汉语。

“您是从远方来的吗？您来订地毯吗？您看看这种颜色的怎么样？”

屋里很阴暗，曾老六凑到地毯面前去看，那些花色朦朦胧胧的看不清。看得久了，就发现中间有一个黑乎乎的球。那球肯定不是黑色的，会是什么颜色？

“您看它有不有点像美人？”

老妇人挨近他，指点着那个黑球热切地说。她好像对曾老六寄予某种希望。曾老六竭力想领略她的意思，但却是徒然。忽然，那球跳起来了，形成一个黑柱一直通到屋顶，而且还妩媚地扭动了几下。曾老六眨了眨眼，看见那黑柱“嗖”地一下又回到了地毯中间。

“它是什么颜色？”他声音颤抖地问道。

“深紫色。您要订多少条？”

老妇人指了指屋角堆得高高的地毯，她胸有成竹地注视着他。曾老六感到她的目光火辣辣的。她真的是上了年纪的老妇人吗？没错，她手上的皮肤老得像树皮，额头上满是深沟般的皱纹。曾老六觉得自己以前见过她。

“我全要了，如果还有，我继续要。”

“好。有些回忆并不是回忆，您说对吗？”

“完全对。妈妈，我觉得这里真美，像个宝屋。您真的是织工吗？”

“我当然是织工，要不我是什么呢？不过啊我很少染羊毛，我的地毯的颜色是织出来的。您瞧！”

她迅速地伸出手指着地毯上的某个图案。但是曾老六什么

都看不出来，那只是一大块灰蒙蒙的有层次的东西。曾老六的眼睛睁得有些痛，他掏出手绢来擦眼睛，擦来擦去的，视野里面的东西仍然是朦朦胧胧的。老妇人忽然回过头来对他说：“您好像打算在这里待一夜，旧梦重温？”

曾老六吓了一跳，结结巴巴地说：

“我还没想好……是的，我要在这里过夜！我可以睡在地毯上吗？”

“那块地毯就是为您准备的。”老妇人随手一指。

他朝她指的方向看过去，那里并没有什么地毯，只有一架梯子。梯子好像特别长，从屋顶的一个开口伸了出去。他忍不住走到梯子那边去看看。梯子是钢板制的，但是摸上去像有生命一样，在他掌心搏动着。他想询问老妇人时，她已经走了，茅屋的门半开着。曾老六有点紧张，他走到房子外面四处张望。

天迅速地黑下来了，前面那条大马路上不时有一辆大卡车开过，那速度就好像发疯一样，而且一律发出震耳欲聋的响声。周围一个人也没有。曾老六想，林姐是不是想要他用冒险来治疗自己的失恋？确实，经过刚才这一番奇异的体验，他的忧郁的心情已经亮堂多了。那么，他应该顺着那梯子爬上去吗？他刚想到这里时就听到屋内发出一声巨响。他进屋一看，发现那长梯已经摔成了好几段躺在地上。他纳闷地战战兢兢地接近一截断梯。他轻轻地抓住钢板和钢管，感觉到生命已经从梯子里头消失了。

虽然已经是夜里了，宽敞的茅屋里却仍有不知从何处射来的光线。屋里的织机啊，地毯啊，墙啊，木头的屋梁啊一律是灰灰的颜色，空气里好像还飘荡着一丝一丝的烟。曾老六神情

怅惘地坐在一卷地毯上，侧耳倾听着屋外的声响。他感到那些卡车越来越疯狂了，好像是对着他冲过来，要将这茅屋冲垮一样。他从包里掏出压缩饼干和矿泉水，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他认为吃东西也可以为自己壮胆，到自己从前被绑架的地方来过夜，这不就像吃了豹子胆吗？他怎么变成这种人了？还有，他怎么一下飞机就往这里跑？他发展出受虐狂的精神疾病了吗？直到这时他才记起他的助手们在旅馆等他，业务合同都在他们那里，而老妇人也没有说她什么时候再来。她应该明天会来，因为她还要来同他做买卖啊。

外面已经完全安静下来了，曾老六靠墙坐在地毯上打起瞌睡来。不知什么时候，一睁眼，看见有个个人在往屋里打手电。

“谁？”

“查夜的。你过得很好啊！”

那人笑嘻嘻地进来了，居然是从前那个绑匪头子。

“你不要紧张，我已经改邪归正了，这都是因为吕芳诗小姐的良好影响。我嘛，其实也就是个很一般的人，鬼迷心窍干上了那个行当。我出狱后找不到工作，妈妈就雇我做了这个工作。妈妈神通广大，你一定见识过她的地毯了吧？”

他叫曾老六过去，然后用手电照着织机上的那幅地毯，问曾老六是否看出来中间的那个球是什么颜色。在手电筒射出的雪亮光圈的照耀下，先前的那个黑球变成了深红色，再仔细看，那里头涌动着鲜红的血流。

“真可怕。”曾老六说。

“妈妈不是我这种人。”那人的语调有点沉痛。他突然又说：“你